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徵

卷之四十

書

謝執政書

謝祭酒司業書

復郡守石牧之書

與宰相論災異書

答趙撫幹書

與史侍郎書

與王舍人書

與陸會稽書

與王德修書

宋薛季宣

宋周行己

宋萬規

宋王十朋

宋王十朋

宋王十朋

宋王十朋

宋王十朋

宋陳傅良

慎江文徵

宋王十朋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答朱文昭書

宋陳傅良

答林宗簡書

宋陳傅良

與朱元晦書

宋陳傅良

答黃文叔書

宋陳傅良

與史丞相書

宋陳傅良

與鄭景望書

宋陳傅良

代胡少欽上韓元咎書

宋陳傅良

温州府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徵

卷之四十一

書

上西府書

與趙丞相書

代上宰相書

寄王正言書

請謚上本州書

與勉生絕交書

與姚江村先生書

宋葉

適

宋葉

適

宋葉

適

宋葉

適

宋王致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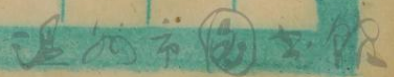
遠

元王

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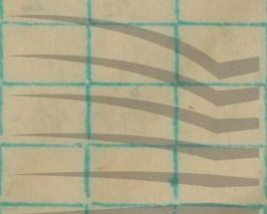
元盧

摯



博
江
文
後

浙江圖書館藏
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徵

卷之四十二

書

上郡侯洪覺山救荒書

走筆戒弟書

答張禹山書

擬汲黯子淮南王安書

與侯四谷書

與張東沙書

山東議坑治書

與王東華書

寄項思堯書

明侯一元

明侯一元

明侯一元

明侯一麟

明夏鯨

明趙廷松

明侯廷訓

明張純

明張純

博
文
樓

浙江圖書館
溫州分館
借書券
第 6 號
借書日期
民國 34 年 1 月 1 日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徵

卷之四十三

書

上張羅峰相公書

與戚南山書

上張羅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殉難遺書

別父書

與李天棟書

東李天棟

東董虞雲書

明 項 喬

明 項 喬

明 周 感

明 侯 邦

明 王 瑞

明 鄒 欽

明 王 祚

明 王 祚

明 王 祚

溫州府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此書缺鈔底惜原
鈔本補宋版

慎江文錄

與友人書

明王祚昌

溫州府志卷之...

溫州府志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徵

書

謝執政書

永嘉周天錫

薛季宣

主上天資英特群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能遭時不能格心正始
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為
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



復郡守石牧之書

萬規

守令之勢可以畜常民不可以待士子古之為士也義或不可雖
刀鋸鼎鑊而莫之屈况鞭楚之威可以恐致乎使以常民見畜也
書半幅之牒走一介之吏呼之其來如疾風受命之日其往也如
驚鵲烏乎役而不可豈有屢命之瀆而櫻閣下之慮者也竊商此
論非出於隆厚之所欲道抑有左右為之發焉使左右發之而閣
下誤聽是引閣下於非道而率士子於僥倖之福愚雖獲造門下
其何補歟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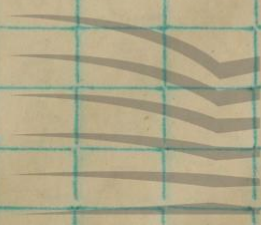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為之未嘗
認認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弟之義使人人皆知
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
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亂其亂非謂其法制足
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為竊且亂也後世之為教者異
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
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
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
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為迂濶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為
實有嗚呼胡為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
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為舜與跖之分無他義

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為義也固未一人皆至於舜
莫不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
食此其為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
矣尋常之人單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為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
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持以為天下者為
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心以有仁
義之實也某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為如
此是以平居不為僂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省於視
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慊於心之餒謂古人擴充仁義之心
者其要在此此者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
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某嘗以其所知者
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實心謂

其學之不苟也乃越去等夷拔於數千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疏畧
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某者抑何足道而有
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為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
為天下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某亦自有心矣因近
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博
江
文
後

浙江圖書館
總館
分館
溫州分館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上本州請謚書

王致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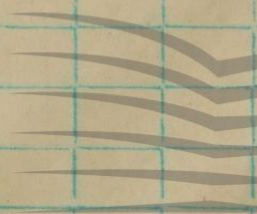
竊聞建德立功所以昭臣職也崇德報功所以著君恩也聖德以
孝治天下凡臣子為祖父有所陳請莫不紆軫而曲從生則有爵
秩之榮死則有芳名之典澤莫厚焉勸莫大焉不肖某先君通判
允初當開禧丙寅丁卯間為德安監郡金人傾國入寇皇甫斌喪
師唐鄧虜氣益驕沿邊諸郡望風奔潰德安故以內地素缺經理
軍籍單虛先君募兵聚糧先事預備虜騎徑自隨棗長驅壓境閉
圍數重奏報中朝道梗不通乞師宣聞逗延不進時祖母年近九
十誓與俱死先君謂人子移孝正此其時奮不顧身以七里之孤
城當十萬之犬豕內外相持百有八日虜為驚車洞子則火以藝
之虜為對樓流馬則砲以碎之設地漚以焚跨城之橋樹柵木以
捍距堙之卒結索網以蔽砲擊伺聽甕以防隧道慮無遺籌舉難

屈指至於虜重賂購求則鼓勇益力虜臨城說降則聲色愈厲忠
義之氣凜若神明矣仰賴宗社弘庥夷情沮喪乘夜奔遁孤城獲
全時有以張睢陽方先君者議者謂睢陽死事先君成事有獨難
者且許遠位本張上自謂及下之今郡守雖名聽命然選騎思逃
每事沮抑羈縻調護尤難之難蓋先君自茲心力俱頓鬚髮盡白
熱血既傾銜恤以沒矣鞠躬奮發圖報君父天不假年甚可痛也
不肖猥以庸劣司臬湖陰當今日之要衝實先君之舊履馳驅往
跡心慘酸鼻昔甄濟不污於祿山其子逢能因方州大臣徹之天
子追爵其父某為部刺史俾先事湮沒有覲面顏伏覩國家自嘉
定更化以來淮蜀之間凡保疆守圉之人一節可稱咸叨褒恤有
如蕪春滁陽者城隳民擄猶沐曠恩德安遇狡虜衝突之鋒全生
靈垂盡之命乃獨未獲易名章前風後聖明之朝有此缺典某私

心感愴嘗敬錄賞功訓詞及守城始末乞與定謚已准朝請批送
禮部緣某屏跡田廬無從控訴閱時既久寢格未伸竊惟近時褒
謚必併錄其子孫朝家思杜偉門是以併稽前請某幼讀父書素
知義命憑藉先澤官至員郎嘗玷使華已逾素分止有一子亦塵
仕籍區區所懇祇欲發陳潛德何敢他覬高高在上寶鑒此心仰
惟今日兩揆並建萬化聿新推誠佈公奪邪崇正前此鬱抑有待
而伸伏冀台慈檢點故牘更賜保明公言於朝准與定謚寧獨一
字褒榮累世刻骨抑昭宣忠勸厲頑懦亦治朝之先務也

慎
江
文
徵

浙江圖書館
總館
分館
溫州分館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與麴生絕交書

王份

昔我無事與子游頗懽竊聞子之性善惡混又善隨人俯仰余不敢暱也至中山始與子密謂子有以蕩吾之胸作吾之氣使余得與新豐高陽之徒相從於廣漠之野以紆寫其生平耳子不克念余之懿導余之祥乃誘余辟長余愆天迪厥衷乃自悔禍慙我之傾覆我也用疏於子或者子不善我與我覲斯我得免於戾矣子實厲我而恐於愚伎又左右逢迎多方以誤我余不敏不能灑然脫出復出入於子蓋不悟術之逆施也是子於我覲隙已滋義不輯睦余德涼薄亦子之所棄也子之交天下士多矣始終不忤者亦寡矣非明察固守之士鮮不陷於子余固之知矣物先腐而蟲生焉人先惑而間入焉余不無自致也子昔善於禹竟亦見棄余敢謂愈於禹故不敢不與子絕謹布腹心惟執事圖之

慎
法
神
律

浙江圖書館藏書

Grid of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與姚江村先生書

元盧摯

大德四年歲舍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後學涿郡盧摯頓首再拜寓
書江村先生執事摯由諸生承乏侍從遂叨持憲節膺一道之寄
始來湘中竊伏惟念材能謏薄無所肖似既眠印省俗謁先聖校
官誠不自揆力揣分蓋以嘗蜀之文翁閩之常袞自擬庶幾無負
國家委任部使者勉勵宣明之意而潭學素號多士志於殖學藝
文不翫流俗篤好古道者莫不踉跂振躍操觚挈牘咀英蘊漱芳
潤以求理義之指歸辭章之統緒是正其所至而難其人^未不唯逢
掖諸生之所拳拳至於搢紳處士願欲喜樂者林林然亶亶焉亦
莫不以得師取友為務為言者皆是也摯是時為言江村先生之
賢向也得其人於文字中前歲使過均亦嘗觀道德聽言論於須
臾之頃臾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蓋先生之文先秦西漢之文

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史諸子者也其淵粹博瞻當與王介
 甫曾子固頡頏至於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若乎後
 塵者也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也言之潭之搢紳逢掖然之居亡何
 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瀕於危殆屢矣移病歸田之章至於數
 四竟未得請迨秋冬之交方稍稍向平前月初吉爰舉釋米之典
 文學諸君遂復有絳帳之請江村即與議往司謙黎生季方飭幣以東
 若夫弟子師事之勤具於別幅俾不肖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
 而來嘉惠學徒使如摯者亦時時筮跡衿佩之末以摳衣函丈日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湖湘之間文風丕變不唯此邦盛事使楚越
 列郡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摯獲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果可
 以儕曷文匹閩衮者實昉於先生豈不偉與或者有謂先生作止
 語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嚮慕依託者出於悽悽之

誠乃輕於然諾不於再於三然後命駕則師道不尊或微詞婉讓以自諉則摯竊謂先生必不然矣蓋見義勇為樂與人為善實虛焉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瑜懷瑾以自珍佩蘭襲芷以自潔珍則珍矣清則清矣異乎時中者矣先生必不然矣唯先生亮之

案盧摯字處道永嘉人書云涿郡者蓋自名其族望耳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上郡侯洪覺山救荒書

侯一元

夫救荒恒言其一日平賈平價者欲令凶歲用樂歲之價也糶者有餘糶者不足損有餘補不足故曰平此善政也愚以為欲平者仁君之心也而不平者物之情也書曰惟齊非齊故以必平寓之不平而後可幾也昔耿氏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以糶貴則減價以糶此在官者也若民則惟害之避惟利之就有父母所不能諭君長所不能制者乃天性也昔范文正知杭州歲饑穀貴至斗百二十文范公更增其價至百八十文告諭遠近於是米商大集價亦隨減包孝肅知廬州亦不限米價米更以賤此固以誘致境外之米然可以推見人情誠價貴有利則境內之米亦必不煩告戒而自出矣常平所謂增價減價者蓋就時價而稍增減之故曰價平而止若豐凶獨守一價則何所用其增減而又何平之止哉夫

以官府之粟無愛於民猶必隨時低昂其勢然也况在民者乎今
境外之米或不可望境內之米亦宜用時價而少損之庶幾民之
從之也輕其猶有不從者然後勸粟之令可時下也其二曰勸粟
勸粟者亦平糴之意但其權稍出於上所以開民之固吝教之以
相生相養之道亦善政也愚竊以為勸粟之意本欲以有餘補不
足也然凶年非巨富之家鮮有餘粟中富以下則足以自給而已
責中富以巨富之事是使舍其父母妻子之養而養人非補助之
本旨矣江浙之民其貧富以田為差故欲辨其產者惟按其田則
可知也愚以為諸有田數十頃者為定其高下之差使以差出粟
官為主其價用時直而稍損之若今所謂勸借者則粟有定數猶
愈於鄉民無已之求也輸之於上猶愈於人自為政之舛也如是
民必樂之其五頃以下至一頃者勿賦以粟而亦不得受粟此其

與責民自料其產自出其粟者相懸矣蓋使小民呈報則有賣富
誣貧之奸使富人自糴則又有冒妄不實之奸而其甚可憂者小
民群輩自入富人家爭以攘奪為事法不可勝則為亂之漸也
此俗一成中人以上人人自危矣又有所謂饑民者謂其無田可
耕無家可倚而今皆椎牛灑酒攘袂奮臂相與約誓而為饑民而
其無田無家者反不能自列於上則是善人常饑惡人常飽彼惡
少年不喻上之德意方且以為衣食之本情其所有事而趨之傷
化之大者也其三曰閉糴閉糴者非先王之法然今之郡國各有
分地人惜其粟人愛其民百郡皆然而一郡獨否則病何者無入
而有出也故閉糴亦為不得已之政愚竊以為天下一家均為生
民以百郡之廣必有有餘不足之處因而通之則俱全之道是以
先王禁過糴也四海譬一郡一方譬一縣方今閉糴之政在列郡

行之則不得已也何也以他郡之政他郡制之也在縣邑行之則
仁政必有壅遏偏枯之患矣何也以一郡之政制於一人也就一
郡而言之則諸縣豐歉不同矣就一縣而言之則諸鄉豐歉不同
矣譬之決渠水以救涸澤渠雖稍減澤亦得滋水平自止渠澤兩
利非必竭渠以附澤也凡人之情先自為而後為人誠使五縣之
間各得通流相為出入則其出者必有餘者也入者必不足者也
不待為之却慮而民自得久之則五縣若一仁無不貫矣愚小子
竊惟涓塵以必赴為勤海岳以并容為大伯宗多知而梁山之議
乃效於將軍之役夫威王明主而治齊之理乃發於自售之醜女
古今大賢若此者非一蓋議有不可用而言無不容則人自竭而
理畢具矣伏見明公哀矜之心浹於窮民明威之治訖於豪猾令
無不行法有必用將以兼舉周官恤貧安富之政而并包五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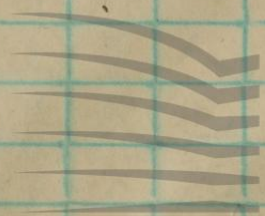
民此千載一逢也故某自忘其卑將求售之陋而欲有獻於深哲
遠聽之前誠珍莢子而昧太牢矣伏惟明公矜而察之幸甚

溫州府知府

WENZHOU LIBRARY

慎
江
神
後

浙江圖書館藏書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走筆戒弟書

侯一元

夫繫蹄不解猛虎決踏危疾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心哲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誨別於忍心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踏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而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其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妹越艷智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止方李赤之惑於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艷飶芬者欲以區區之辨芴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不卹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末乎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

之以不可藥此君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為流涕長歎而呼天也衢
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
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燕雀其信之乎
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醜
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獨一曹公奈何以不貲之軀天地所畀父
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
其是文而迺是行猶言斯人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
哉屈原之忠為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
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為君子至如孔孟左
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耳假令天壤間
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
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秋丸僚以一

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
之門至於及肩之牆不願托足常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游
於無言而或發於不得已則纒纒洋洋為寒餒帛粟疲瘵鍼石卽
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蟲秋蚓宣寫和氣自得而止無
用雕蟲殫極侈靡滛泆如相如為也今人固無相如卽有之吾亦
不好文且如此况其行乎而聞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
事相氏寧慕其色耶臨邛令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
可居故謬為恭敬以相如壻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為富人馴致
以貨為郎顯於漢庭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
如令相如反効其貨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
為也若為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特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薦
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

失行猶為身謀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
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
膏火乎雖同乎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亡亦理也惑者或曰膏雖竭
我能續之燎雖設吾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
進而能文善游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為續膏繼明之術也悲夫
吾所為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抒愚竭精者寧為區區一女子哉武
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
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有羨金餘帛
何不自置妖姬深宮自娛猶未決裂男女之坊解絕廉節之維求
之縞衣綦中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
離亭之泣如雨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衿
復結是何異蹴珍餌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唾之而聰明之士顧甘

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昧而不
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
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大小銖鎰而積之
眩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
主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兔以効之人者狗也今娼優挾邪術媚
道奴畜犬豕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惑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
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資財殆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
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歌詩
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
也曷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
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乃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為廁中蛆
後世士羞言之况若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螭蛟之衣難

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其榮其
 咳唾而與縲綢應和哉相如之事既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
 顰不可慕效姑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
 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求鄒忌不信賓客之諛以其有勢勢移
 利盡雌黃隨變吾觀今世東書相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
 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趣大體可觀矣不待交解於張公子而龍陽
 之情已暴於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
 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
 寶鏡拭塵邪魅畢燭刀刃發劍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
 之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亡斯亦生人之至
 樂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

擬汲黯予淮南王安書

侯一磨

淮南王時時怨望厲王死欲叛逆未有因也會雷被有郤以壅關
奮擊囚奴事聞詔下公卿議安格明詔請棄市及廢勿王上皆弗
許請削五縣可二縣其後安自傷行仁義見削地為反謀益甚時
汲黯列九卿切諫而莊武帝乃令予書責數之云皇帝躬履仁義
奮揚威武明將奉詔討伐不庭戎狄來享牛馬被澤功德茂盛宇
縣之中百執事黔首搏心揖志以順承聖意曷敢背戾干王章速
斧鉞之誅哉大王屬為諸父使守藩國未嘗暴露之勞坐收王侯
之業所宜翼戴天子奉宗廟肅慎臣子職以昭皇帝之洪業休德
屬者乃聞左右多江淮輕薄而感激大王以遷蜀之慘遂忘文皇
帝愛痛之心大王亦過聽每每舐望是左右不忠於大王大王明
之未至也竊聞大王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流名譽甚偉皇帝

發兵遣將誅閩越大王上書陳王猷旨意甚偉皇帝好藝文以大
王辨博善文辭每親賜報書常召才人視草尊大王甚厚大王入
廟獻內篇諸頌皇帝宴見談說旦迄昏暮罷愛大王甚厚大王宜
夙興夜寐孳孳屢省若集木臨谷未知所終吾何行而可以篤高
皇帝之烈蓋先厲王之愆報今陛下之德乃不務此為墳墓之思
是大王過計也且昔先王之太廟也謂上大兄同上駕失藩臣禮
未畢歡而殺辟陽侯迫切輦轂專戮無忌上浸如此大王自分禮
下公門式路馬春秋不得專討以二者律之其罪何如幸天子為
親故念王一體亦謂辟陽侯信天下賊以故隱痛弗治而傷先王
之志也使無驕恣豈不終哉而先王返國顧益驕恣稱制傳警上
擬天辟反謀事覺於是兩府千官盡治王諸不軌請論如法文皇
帝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更議之如此者三矣不得已可蜀郡之

請制又益以廩肉日計幾所令故美人才人從居若然者特欲苦
其志使改過云爾而有司宿衛不謹卒遇霧露不諱以聞文皇帝
悲哭極哀斬諸縣不發封餽食者以謝先生禮葬襲封以告天下
大王不思文皇帝至仁至公之心而動以嚴道邛郵為怨且夫忘
太上恩惠而輕肆忿怨不臣不求幹父之蠱國入皆將曰淮南王
復墜成烈不子縱后荼子遷擅國權奪田宅妄致繫人不君畏太
子妃內泄事詐令太子弗愛陽為怒太子卒歸妃不父結賓客八
公群居不義驕太子不省其兄家庭無禮喜武安侯霸上之語信
妄妖諂阿之諛治器械攻戰之具積金錢寶賂之財不可以言賢
智黯竊以大王之過非細乃者雷被上書自明公卿奏廢格明詔
論罪皇帝可二縣特赦而反以見削自傷非黯之所知也大王見
見高帝皇起微細五載而承帝祚遂肆然有鞭笞天下之志抗衡

天子王奈何一不自念夫皇高帝寬仁神武三章除暴秦之害縞
素責義帝之處此聖人而興仁義之師將相三傑以下不可勝數
然而親犯危難苦極矣暴秦強楚討之已畢覆露元元當是時
天與人歸猶且三讓而後卽皇帝位已卽位卽曰義帝無後此其
征伐而有揖讓風而王孰與高皇帝賢以王之不明徒懷爭心藉
生其時曾不得得蕭曹諸公並號安敢望高皇帝之清光乎近世
諸國以逆忘者可以觀矣吳楚禽滅四國伏誅趙囚邯鄲齊王藥
死身滅祀絕為天下戮而王未之覩也且夫吳有山東之府海陵
之倉江淮之險不用鄒陽枚乘之諫故頭足異處於丹徒先王連
山東之俠死士之衆不聽薄昭之書故不能還其身之西也由此
言之天子貴富神明福祚決無妄據竊處之理而勇如羽布強如
七國卒伏烹醢分裂之誅又况無強國勁兵之資而不鏡考於古

監加意於忠言則無功速禍可勝道哉審如是淮瀕三析之地不堪全漢之兵王勿載計然此亦云勢而已矣未論骨肉之義大王親今皇帝骨肉粲而不殊奈何反踈骨肉而親異姓之客異姓之客務於從諛王所為漬於大過也客以為大順也沾於危亡客以為安存也人謂有禍客以為有福也曾有諷諫寤王正言禍福納基絕胎者乎如是而不亡未之有也傳不云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元凱是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四凶是也舜舉元凱去四凶有大功而為天子皇帝其欲行舜之事舜殛鯀而興禹在大王從禹之績及今大王昭然遠寤淵然深思畏懼危亡之禍蕩滌邪僻之志重禁王后太子之謀明著二三執政欺罔之辜伏闕俟誅曰臣多不道萬死不足贖雖欲改過無由惟陛下死生之皇帝必寬赦大王而天命皇恩庶幾可復宗廟社稷庶幾可保子子孫孫庶幾

慎
流
林
律

亡絕不然周公之誅管蔡天漢之禽吳楚死而後悔難矣哉安得
書氣結流涕欲無反而左吳趙賢未驕皆為有福多助之者伍被
終亦畫計安反日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丞相弘如發蒙
振落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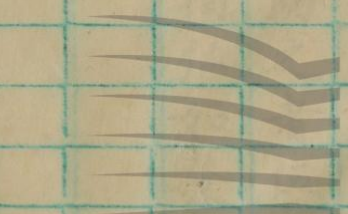
與侯四谷書

夏鯨

鯨讀蘇長公集乃搜出舊稿胡說盡燬之洗目東海九日乃擬熟
 通大家言假我三十年乃敢執鞭逐公馬走後安敢僭引冊端取
 誚天下信謂馳光日下顯白雪中然奉嚴命不敢不對乃敢跋尾
 大冊庶幾逃謹方命伏乞四谷太史愛我痛削來教不任惶悚鯨
 頓首

卷之三

財	大	前	直	就
官	批	天	入	前
	烈	不	言	極
	災	計	謝	身
	此	能	姓	公
	難	婦	三	其
	下	大	十	八
	命	日	平	對
	了	不	代	出
	四	關	兩	香
	谷	白	婿	紅
	大	雲	公	結
	支	中	公	書
	愛	然	出	之
	外	奉	夫	夫
	戚	命	對	自
	隨	不	妾	來
	來	嫌	煩	茲
	排	不	留	八
	不	倦	任	日
	刊	八	世	已
	對	煩	世	姓
	刺	矣	散	姓
	刺		歎	姓
	親		歎	姓



温州府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與張東沙書 國朝翰藻

趙廷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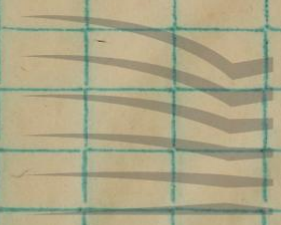
某多病不才遭此世務惟身名自說迢遞西來蓬累而行示人以
樸不意門下米聽焦殘留憐夙昔遲違自分濫此量移蓋不難於
策駕鈍奮馳驅以追時疇而古道寡睹知己遠違重惜此行耳江
葦順流出峽在旦惟臨別承命欲盡呈拙稿求教蠅蚓故吾無一
當意蓋不敢以疎懶自外門牆而生平聞道不篤學藝無成實不
療之羸軀矣謹以入蜀鄙言錄塵高覽惟門下不吝批削引領良
書曷任悚仄

真
文
改

浙江
文
書
館
藏

慎
江
文
錄

浙江圖書館藏
卷之五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山東議坑冶書

侯廷訓

竊按夏書九功之叙金居利用之一禹任土作貢荆揚惟金三品
 周禮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厲禁以守之蓋坑冶之來亦遠
 矣我皇上銳志中興日講求稽古右文之事乃百費頻繁經用告
 竭因思古有不加賦而用饒之術以出於此誠不得已也顧今山
 東情勢繫於國家安危者實艱且大某既訪及隨博謀於耆老尊
 宿而聞其有不可者三焉史冊所書山東大蝗與山東盜起自古
 而然今山東蝗處處發近年坑冶之攘殺亦屢見告沂州以礦聞
 山東而沂多盜蓋可見矣僅以有司勅法預防故奸宄伏而未動
 苟輕為此舉是教獠也萬一不戢以致中原為梗將若之何此不
 可者一考之禹貢兗州曰桑土既蠶厥賦貞說者以兗賦最薄言
 君天下者當以薄賦為正也青州曰海濱廣斥萊夷作牧說者以

漢書卷之六

沂州府志卷之六

萊州之地僅可牧放而已即今驗昔殆不云誣至於農事則牛不
 穿鼻糞少力慵極其鹵莽每歲所獲類不足賦而逃荒滿是設法
 給復猶不足勸乃使之費農桑以從坑冶則宋臣所云采金多則
 趨末者眾不宜誘之者誠明鑑矣此不可者二山澤之利有限坑
 冶興廢不常或暴發即竭或得不償失而歲課所不足有司責以
 取盈勢所不免今者惟正之供尚弗克辦能堪此困重耶况上鑠
 下絕地脉水旱之災莫不由此此不可者三或者曰朝廷威德率
 土畏懷苟用熙寧法召百姓烹鍊取其什二以為上供又用周禮
 法巡其禁令以防攘竊奚為不可不知利之所在眾必趨之既有
 其利害亦生焉今之從事坑冶專為上供耳原非取二之意加之
 屬吏貪殘積成蠹弊諸凡人役糶餉缺乏責之有司又孰非見利
 而動願與盜市者昔唐太宗時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米

陰精

之歲可數百萬太宗謂以桓靈待已卽日罷黜宋太宗時陝西轉
運使奏遣按行金坑更立新製詔稱所寶維穀遂令廢之此皆垂
之史冊光垂百代者皇上聖明非唐宋諸君可及又自祖宗來不
貴難之貨世守成憲而地方利害所繫最重明公鑒觀今古理勢
之宜思竭匡救扶持之意豈俟於芻蕘乃以謙光之盛抒好問之
誠此某所以忘僭陋以備采擇者也

懷
江
文
徵

浙江圖書館藏書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與王東華書

張純

唐元結有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山林
之樂人皆知之自樂其耳目口鼻人未必知也逐逐仕途目不隨
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公樂道自重耳目口鼻自為之主寧不足為心快

真

齊下...

懷江文徵

浙江省圖書館藏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寄項思堯書

張純

讀書須得精蘊發於斯文可愛可傳掇拾糟粕即稱宗匠遞相祖
 述具目終不可掩黃山谷云江山岷山源若甕口乃至於楚國橫
 絕千里非方舟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既無人
 講勸但坐靜慮想見古人自當心源開發此是
 勝事僕有志而未之逮漫成筆戲耳

慎
江
文
律

浙江省圖書館藏書



温州市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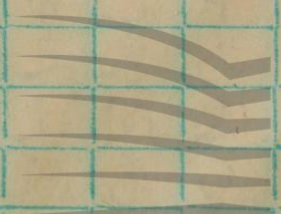
WENZHOU LIBRARY

上張羅山相公書

周感

日因載病以歸不及辭謝至今耿耿伏念天王明聖倚任益篤惟先生上道德而下功名凡當於理即安於心故有舉世非之而不足又有匹夫銜之而有餘者不可不慎也方今之務先生蓋有無弗達者矣後生小子何敢復贅一辭竊聞之大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則好善之心寧有窮乎即如前項放逐諸臣雖智識短謬豈無忠於王室者宜力為簡拔引之同朝苟慮其報復而逆閉其路此橫生之私意克己之功所最先也已私未克則無以達天德天德未達又何以輔成王道非先王之高明不足語此非某之迂疏亦無敢以此語進也東南歲凶可以救民者莫若鹽法乞乘間為御史言之某嘗謂做官莫貴於理而陰德次之功名為下為德而圖報已非仁人用心之正况止於為身謀者乎某命薄多病難為世

用惟先生好為之拜明賜多多矣妄言幸亮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上朱相國書

侯傅邦

某瀕海人也十年泥塗三上輒落不謂天幸獲玷宮牆遂弛負擔
謬塵纓紱五載於茲碌碌容容分待沐斤復邀露庇更獲瓦全厚
地高天莫知所報矣嘗於旅晉之謁竊望眉宇之陽似獨於小子
與其進也沾沾矜舊不能但已比因家累復乞小差謂當遠離旦
夕面勤清嚴過蒙前席之溫予以丹青之勗始謂伯樂之廐豈盡
良媒匠石之園不無瘼木詎意么麼末品定價龍門顧影自慚遷
延却懼不知何以仰塞知遇也某早背趨庭長困帖括中牽得喪
學殖遂荒加以窮鄉僻終鮮師承徒有血心不忍墮棄而甫櫻羈
紲乍試衢塗俵俵悠悠實深冰谷惟是勉強問學尅厲自矢以報
所知又竊念士為知己此生無所愛惜又何所忌諱昨奉燕對見
夫子憂時感事媿媿其言從旁竊聆太息欲涕某又賤吏也未諳

朝家之故實不聞天下之大事而妄議黃扉沕穆之中思哆其口
以贊涓埃非狂則瞽故偶有憤懣填膺輒復稊縮唇吻既退而悔
以匹夫之思古人所不廢也矧及門小子啣恩遇進款誠言可用
用之不可用置之藉以質正我師何所不容焉用是坦然無憚著
之竿牘以塵台聽蓋某伏而窺夫子惓惓體國之忠休休容人之
度卽天地已鑒精誠何四海不昭聞見然正不必揭水火之調劑
以俯狗酸醜之口也何也今所急者大僚之虛席臺省之缺員而
考選諸臣之待命也夫以輿望之久淹人情之抑鬱而徯俟於當
軸處中者卽夫子何能道其責夫子輸肝瀝膽啟舌秃筆不能得
之主上則焦心蒿目計無所出此真古推賢進士不進不已之盛
心也乃愚以為不然夫爵祿名位主上之錫福也予奪進退主上
之權柄也今上不以賢士大夫率作興事代天工供天職遂指為

利祿之途矣則作福之柄非維辟其孰操之方以九列之尊給諫
之要其名甚羶其實甚膺予之而以為恩靳之而以為不易得之
恩卽日事補牘亦何益於必得之數也不得而數請則必為市恩
沽名營私植黨上見疑端而下示間隙官府成釜鬻之隔天下事
尚可為耶從古以來深居高拱罔不釀亂獨我世廟行之無損於
治則以荃宰畫接膚斷英敏朝上夕報一非其人旋卽更絃故有
裂黃之厲而無貞疾之恒今十餘年來所倚章奏一綫之脉而若
有若無且疑且信累請而不得以為常也或一請而得之緩投之
而不應以非急也卽號諱之而亦罔聞不知誰引導深入膏肓養
成此沉痾之患痿痺不可起之形夫大內靜攝必有所寄彼其入
而不出者未知其入而不至耶或出而不極耶每見稅璫之進熟
金吾伍伯之營免商稅者叩閭如響此必有竊睡驪之珠陰蠱以

西園之徑者矣政本樞機屑越至此奈之何無慮也嘗莊誦天子
封事矣以晁賈之文章抒姚宋之謨畧且以身喻國以去悟主蹇
蹇之心無所不盡而溫旨煦俞發姑待毋乃貌親而情疎實之不
至焉用文之正愚臆所謂犯其所忌而無能奪其所疑也今夫病
者在死法中必投以天雄烏喙而無取於參苓蓋彼有所甚疑而
行之以所甚忌雖反覆開諭忽於蕙懦而不省也有巽言亦有法
言有順命亦有逆命故上九之蒙利用擊二三元老母亦齋心合
志引繩力爭以忤耳逆心之言為徵色發聲之喻去就以之不必
其移疾也即死生以之不必其矜容也曰庶其悚乎不然而虎豹
九闕徑行其恣睢之意吾亦可謝於天下有辭於永世而於國事
又何益也夫力爭者固非以補大僚補臺諫爭也孟子曰人不足
與適也况從人主代操其用人之柄而可以爭得哉法在攻其所

沉痾痿痺之原腹心手足痛痒不相關之處何物為間噬而去之
乃可嗑也倘此又急持之而有所未可乃緩之而已然矣此則玉
鉉之調剛柔之接所以難也君子定其交而後求多凶多懼之地
正以其近而不相得也奈何冥然以數愈疏哉曷有之納約而曰
自脯遇主而曰于菴亦足見古人皇皇之情委曲之法矣夫子歷
選往哲曾見明良缺魚水之歡而宇內蒸風雲之潤君相無皎日
之情而聽受如轉圜之捷者乎故今日者官府之交不可不亟圖
也語曰龍不可脫於淵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君相者亦有國之山
淵也山淵不深則不神今無孳如之乎而使蠱起為名者吠形射
覆輒得意遠去是跛牂窺高岸天險可階也唯上日見疑端則大
臣不親而近臣比以小臆大以外議內當國日輕謀國日拙紛紛
紘紘主聽愈眩而天下之事大壞矣國家設耳目之官取數最廣

責之使言因以課殿在肅皇時杖謫遷流靡日不有而鸞鳳之鳴
與犬鷹之效亦昭然臚列今則歷落晨星矣上愈加擁植下愈自
矜重固無墮隼而埋輪者常舍狼而問狐豈無疵政而蓄縮者誰
扣墀而扳檻徒見發舒氣岸高下在心好莠在口至一二公正之
長無端嫉詠踈躒之使不得行其志上亦明知之而牽制依違進
退無禮謂國體何銓衡何地也考選何事也而顯攘其柄以咨訪
之公行胸臆之私入主出奴朝夷暮跖盈庭坐獄簸弄風波積日
月之雍容指卿寺以取寄又自有銓衡矣夫上於言者聽其自鳴
自息為因可以得中外之情而不知適以長嫚易凌夷之漸與尸
而衆操鞞國必大傷端揆之地形見勢屈安有所謂山淵之神隱
然不可犯者哉語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衆志喁喁日日以幾可
以斷矣今何時也百度盡隳人情盡渙頑鈍成習貪黷成風矣失

今不斷長此安窮夫上實有國而自制之有人而自用之不測之
恩不測之威縱橫顛倒何施不可亦何憚而不為嘉靖中大禮大
獄上獨操雄斷舉朝為之一空任事者以一身與一世之人敵而
無怵焉故曰衆不可口適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披衆矣蓋任
有國之事者不能避嫌疑急奉公之義者不得徇非譽豈必周還
瞻顧矜惜小節善始善終以全一身哉抑猶有說焉皇上日月全
歿不可以言動而未嘗不可因事忠也今天下多故矣滇蜀蠢動
遼左漸芽其釀釁而召亂者非彈壓之無人也以非其人也非其
人者藉口不得代令無所以馭之雖代之庸知愈乎夫子所謂無
將無吏無兵無食者深中今日情弊顧此豈上之吝權或者下之
溺職也又豈上之下侵或者下之上蒙也夫九邊之尺籍有舊增
而任戰者幾禁旅之伍符無新減而授甲者幾則兵名存而實亡

度支固寺之金錢日輸外鎮乾沒朘削絕不可問則食之名與食而俱亡東事始嚴請益兵矣司農束手籲請內帑昔未嘗撤備而今何以壘墟也不詰其所以凋而徒益之兵猶無益也內帑必不可得請即得請而不講其所以不足則稅終不可罷而昔何以爭也竊意因循怠廢為日已久於時為極蠱於道利用震則綜名覈實先罰後賞肅之以雷迅風飛之烈固政本所有事亦聖主所樂聞也夫子獨無意乎皇上側席太倉不於十餘年之前似無再入之理常揣太倉時勢正與夫子不殊但太倉未可故可以遂其私夫子業已在朝似不必動情於丘壑長公長矣於夫子不得為孝而於國家則忠何也長公而在則夫子未盡之猷業或姑以委後人今長公賓帝而以夫子全奉而畀之皇上也仔肩至重眷倚方殷夫子亦安得遽言去乎而於皇皇之情委曲之法又何如也夫累

葉之珥貂韋平之世業及其時移運往亦復灰滅烟銷七尺之軀
造化所鑄夔龍巢許會有前緣維社平泉非可意造彼亦適偶其
時而識者猶為造歎也伏惟夫子宏覽古今斟酌元化察盈虛消
息之數安流行坎止之常尚精戢志以道自順俯徇人望仰格君
心丈夫遭時遇主居得為之地操得為之柄當得為之時俾周召
之烈丙魏之勲復見於今亦千古一快事也及門小子曷任依戀
祝頌之誠某惶恐頓首

慎
江
文
從

清江文從

溫州府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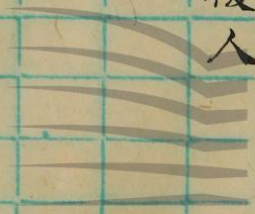
殉難遺書

王瑞梅

吾家自儒志先生倡明理學自宋迄今衣冠相承禮義不隕先大
夫霞岡公身端槩範自吾髫齡即教以先世遺書於古今忠孝節
義事輒再三申明媿媿其所以望吾者意甚遠也天啓甲子忝中
鄉榜乙丑成進士授蘄州司李以不稱職謫威宗皇帝知我無
罪復命理河間甫一載擢工部主事尋晉兵部職方郎擢荆襄兵
備不幸吾母棄世躡躑東歸服制既闋陞伏墓廬目擊時艱中懷
邑快甲申五月聞燕都失守先皇帝身殉社稷悲憤絕食垂死復
甦未幾留都繼陷聖安皇帝踉蹌北轅知大事不可為矣比聞闔
天再闢餘燼可收與同鄉諸公合誠推戴相率朝宗皇上起我太
僕少卿勅令督餉甌括時值東南竒荒道殣相望百計捃摭迄無
成局所冀天祚我明人心思漢或者豪傑嚮應事未可知耳不謂

未及閱月虜騎入甌將吏束手獻城歸附破竹之勢并及三山吾
顧傍徨幾欲自決以道路傳聞茫無實據故君消息杳不可知只
得竄入窮山混跡樵牧緩死須臾以觀世變離魂不招鬼物為伍
無顏復問人世事矣忽傳貝勒偽令強要文武各官赴者當事逼
吾入城強吾刈髮是欲盡裂昭代衣冠辨髮胡粧泥首虜階也吾
念家世詩書沐朝廷養養吾父吾母屢拜皇恩既不能噴血賊庭
裹屍馬革安忍易面事讐貽譏名教不如投繯仰藥先自引裁猶
得服大明衣冠稱大明臣子見二祖列宗於地下不負吾父教子
之身心并不辱先儒志之譜也嗟乎跼天躋地覺兩天之難容毀
節敗名雖百年其何用吾志決矣凡吾孫子各宜戢身蓬廬絕意
進取思祖宗之遺德念吾生之不辰耕鑿自安蒸嘗唯謹吾雖旦
夕畢命黃壚而熱血未消孤懷猶耿耿或得上請于帝作睢陽之厲

鬼以報國恩耳丁亥春正月十二日聖木泣書以遺後人



溫州府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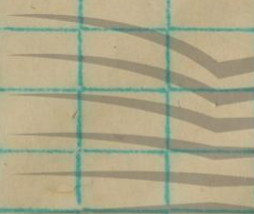
WENZHOU LIBRARY

鎮江府志

卷之六

博
江
文
集

卷之五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別父書

鄒欽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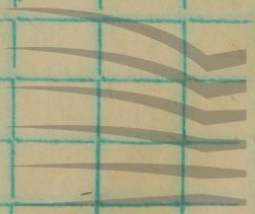
慨自失恃以來孀孀在疚瞻此之涕與日俱深仰賴大人
生而鞠之生而教之獲采芹香遂有家室竊謂送往事居
可幸無罪而大人寄跡公門為治生計孤身獨處自給饗
殮則視兒失色養婦失孝敬可知也嗟乎男兒不能顯親
養親誠不可活于人世間矣私念僥倖科名報親恩於萬
一奈何時事至此地裂天崩闖賊犯闕先帝身殉社稷鬚
眉丈夫此時應死堯所以苟延性命者意欲有所待也及
建夷借名恢復因而據我邦畿竊我神器侵掠我州郡虔
劉我黎庶土崩瓦解卒莫與爭非智詘謀勇詘力也蓋有
司酷刑重斂武臣逞威漁獵致失民心一旦至此耳氓之
蚩蚩不諳義不識利害不知挫辱甘心降虜堯獨何心能
不悲哉假虜未灼虛實未便渡江堯即未能承歡膝下猶
可負米數武之外而今已矣

虜騎長驅孤城頽陷刺頭令下天日為昏堯斷不忍以衣冠之倫
變為犬羊之族本欲罵賊而死恐累我親故寧赴江葬於魚腹庶
九原之下不令母氏見髡頭之子先帝見髡頭之臣也明知一子
不可棄父而逝然生而不違將父情不容生矣况受國恩優免禮
遇五載於茲捫心自問義固當死伏望大人速離官舍急返故園
醮後母以圖似續和諸叔以叶墳麓新婦年少在一日則為鄒門
之婦量給衣食以觀其志不可強之去留堯逆子波臣負慚天地
浮屍東海萬一乞靈陽侯障狂瀾以砥柱決怒濤以掩仇鼓清流
以洗耳激壯士以焚舟庶可少追罪戾耳堯無郗生之遺東知不
免卜子之慟然亦不必也大人優游以卒歲朝夕以自娛堯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外信一緘寄上諸父以為永訣俚語二章所以表
志詞多觸忌弗令傳聞可也千萬珍重萬勿過傷臨紙涕泣不知

所云男欽堯叩首哀別

真江文敬

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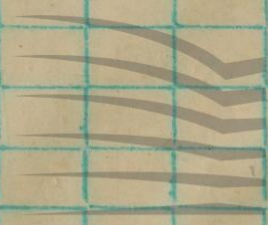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增
江
文
後

海
文
著
天
夏
不
區
格
車
錄
之
卷
江
著
文
身
會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與李天棟書

王祚昌

報至諸友率以仁兄所蒞地偏狹而上官多地偏非所以處才人
上官多未免掣肘之患第謂不然浦口名區隔留都一帶水而近
非僻小邑地狹則事簡事簡得以優游而盡其所欲為上官多則
耳目近耳目近則舉聞得以上逮兩者以世情言之固極便宜事
况仁兄學為時用何者不當自效聖人在上勵精為治建立隆重
在仁兄力行而已今之為吏者猛自算計寒窗薜蘿勞苦一旦得
雋賞報上計衣服交際飲宴之需動以百計一入官分例餽送至
以千計無可奈何不得已為門阿堵然今之為吏者雖一文不受
寧有令子孫為官累債者乎誠有之其猛自算計磨牙吮血以償
者未竟免此也向卧仁兄閣中亦曾有莊田水碓花園之感此固
為吏宿腸試清夜焚香對青設誓賞報上計衣服交際飲宴分例

真江文

新下...

餽送種種不得之已外苟一毫得已而遂已不如是者有如誓今
 之為吏者能之乎吾有以度其必不能也吾人讀書為學不患不
 能言患言之而不能無愧言之而無愧者行之如其言也萬物一
 體四字一七箸而不能忘之言也乃若妨人利己之事終日焉為
 之何以言之今語人曰汝何為利己而妨人稍有志意者必艱然
 而起殊不知清夜一覺雖未必有其事而不能無其心及與有識
 者一夕話雖未必有其心而又不能無其事夫無其事而有其心
 者學者能言之無其心而有其事者非具大識力不能辨也自以
 為名節矣而有名節之害自以為慈祥矣而有慈祥之害自以為
 執法矣而有執法之害自以為釐剔矣而有釐剔之害自以為興
 利矣而有興利之害凡此種種皆未免於利己而妨人也何也謂
 己有名節之利而人受名節之害也謂己有慈祥之利而人受慈

之害也如此均無其心而有其事也其罪不啻與無其事而有其
心者等兩者均於萬物一體之言有媿焉者也仁兄之學內誠於
已則無無事有心之患外明於物則無無心有事之患夫內誠外
明仁兄亦猛然敢以此自當乎抑猶有所謙遜於此也曾子十目
十手內嚴其獨而曰吾日三省吾身此所以為內誠之實魏文侯
師事子思古人有千已百已什已之說何虞醋交吾鄉傳為美談
此所以為外明之實仁兄有意於此乎第肩隨虎溪二十餘載仁
兄日益精進弟日益踈莽故未能悉罄肺腑以弟之所為學未能
少有當於仁兄也而仁兄亦未能洞然知弟之所存今者仁兄之
學見用於世生平得力盡見於此千秋之業亦首見於此第安敢
不少發其愚以作千里鵝毛之贈耶恒情之於貴人圖抽豐而已
圖抽豐則思有以中其歡心而宛轉內思無可自効則不得不妄

譽以求媚焉夫譽言日至者直言日微仁兄不可不深思而熟察之也惶悚



東董虞雲

王祚昌

以足下之才之學奄忽數十年而天子始廷拔之同人耿耿如物
懸胸懷中而驟得下也雖然寧直為足下慶漢武有為之主也董
子三獻而勤勤以敬天和民為辭若投石然及其既久而疲而後
乃重農搜粟不勝其悔之深也方今何時山以左何地解懸起瘠
在呼吸間世有董子豈以江都散置之哉蓋天子之意深矣益夫
子之於齊蓋拳拳焉終其身今者之濱固昔賢所欲一日惠其民
而不可得者足下重留意焉悚息

真江文敬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書

恒
江
文
後

浙江圖書館藏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徵

卷之四十四

論

稽功必於其實

法有所受人難倖取

中制於內者外必敗

敵之中我蔽在於已

民可成終難與為始

上之所作下必趨之

與之詐難處之為難

直節之士不可不用

策國之術人主至要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慎江文徵

宋陳傅良

慎江文徵

卷之四十五

論

大禹

堯舜

成湯

周公

張良

項羽

秦

屯田

民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慎江文徵

宋陳傅良

溫州府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

兵

妖復

任將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溫州府志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徵

卷之四十六

論

仲尼不為已甚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子謂武未盡善

為治顧力行何如

魏相稱上意

山西諸將孰優

使功不如使過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宋陳傅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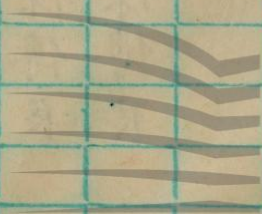
真江文徵

浙江圖書館藏

溫州府圖書館

博
江
文
後

博
江
文
後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徵

卷之四十七

論

禹

君子能為可用

漢高帝

魯仲連

蕭何

長平之販

陳勝

經不可使易知

宋王十朋

宋王十朋

宋陳埴

宋陳埴

宋陳埴

宋陳埴

宋陳埴

宋蔣元中

慎江文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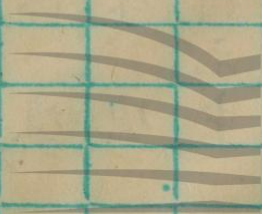
宋王十朋

溫州府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後

浙江圖書館藏書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慎江文徵

卷之四十八

論

春秋論一

春秋論二

春秋論三

論三傳

世變論

宋 呂大圭

宋 呂大圭

宋 呂大圭

宋 呂大圭

宋 呂大圭

慎江文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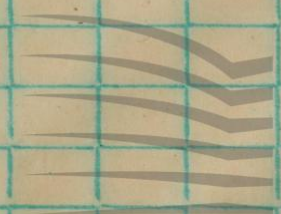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藏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慎
江
文
律

慎
江
文
律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經不可使易知論

蔣元中

聖人未生六經未作道安在乎曰斯道也不以無經而亡聖人既
生六經既作道安在乎曰斯道也不以有經而存是知聖人之經
非為道設為求道者設也後世之人所以深究聖人之經者非以
其經之難知也聖人之難知也非聖人之難知也道之難知也蓋
聖人之道在我而樂與天下共之故發揮所蘊著為六經至於說
天也說事也說體也說志也說理也粲然靡所不載叮寧詳復彌
數萬言而聖人之心幾無蘊矣嗚呼聖人之心待後世至仁也而
後世之人每以為不易知者何哉抑經真不可使易知耶抑道總
於聖人而眾人未易知耶抑使天下後世必深思而後得耶抑故
為淵深濶畧之辭以 後世之人使常若不知耶曰非也言出於
道至深且遠非聖人故為不可知也豈如里巷俚語聞聲而知意

也聖人之概於衆也人智愚相半也宜乎聖人昭昭愚者昧昧是則人以為難知者非聖人有以使之也如是則揚子之言是耶非耶孔子常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謂聖人任術以治天下愚曰不然聖人之心豈不欲使人知之哉直以民之愚不可使知之耳推是說以驗雄之說不為過也或者曰必若所言則是聖人之道欲與天下共之不可得六經何濟於世而斯民何望於聖人哉若雄之論非以經為不可知也特不可俄而知耳後世如有知者觀之則思過半矣如有困而學者聞得其師治得其要業精於勤而亦未始不知者也其有終身不與知者是皆自暴自棄也非聖人待之未盡也然而明經之道其要安在曰經載道也道在心也我之心與聖人之心類也以心明經者逸而有獲以經明經者勞而罔功學者不可以不知也三代而上士以心明經故經明而為

君子三代而下士以經明經故經明而為書生事業未足以副之
也是非真知經者也何則以心明經者出於意言之表也以經明
經者不出於意言之間也道雖寓於意言而非即此可知也止寓
於意言則解頤折角之士皆可以升堂入室矣是漢儒之陋也譬
如說譜者不善琴視勢者不善弈工律呂者未深於樂讀兵書者
未嫻於武業底於成識造於精不可以迹學也百工小技皆以心
得之而況於經乎必有心通不可以言喻者矣或曰道非言喻六
經何為曰將使學者由其所言逆其所不言者也不言者非反心
而求之無得也是以古之明經者因言而明於身反身而復於心
及夫心久而安矣心定而明矣苟於一經之中有一言之悟則六
經之義燦然矣漢儒不然明於此而不知彼徇於末而不知本皓
髮箋註間以求聖人之道是猶觀後人之影而不識其面也噫讀

易而知爻象誦詩而知風雅漢儒之所能也至於觀易而忘象善
詩而忘言漢儒之所不能也故學者以為難知也嗚呼斯道之不
明久矣士之溺於書生之學也亦久矣然出於吾心者固常在也
苟反心而求之得於意言之表經之明其庶乎

春秋論一 稗編

呂大圭

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
 爾聖人從而脩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在曰惟皇上
 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
 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
 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
 周轍東王政息教失風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
 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
 嚴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別也真偽之
 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
 父強併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為盡反王制而失人
 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修道之責

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絕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
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為深切我曰我欲
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
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
義或未明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魯史所書其於上
下之分或未嚴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
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
之真偽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萌過人欲
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
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
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

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平乎天下世
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哀
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世之所謂亂
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
雖肆意所為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
已此其一髮未已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
而不復為而不厭而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
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己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為
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為
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為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耶是
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
之為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托足於

天地間者世道衰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
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而不特在禮樂征伐
之無所主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代天子之賞罰賞罰之
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
自任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
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
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
僭尊為正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
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
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
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
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為是也非以私諸己也

夫子以魯有可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夫天下之君大
夫其賞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
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嗣也賞罰之權天子不能以自執推
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禮典周公之
為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以周公之典禮而立天下之
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
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
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
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
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
是過為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
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

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為
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
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
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
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
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
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於是為甚後之觀春秋者必
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
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
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春秋論二稗編

呂大圭

六儒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亦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法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

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歛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於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歛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軀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子公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之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

之含賄而王不喜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賄罪在冢宰而不
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賄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
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
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
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
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之君則尤謬妄之
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
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
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
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
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
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

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擊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之也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雪彗孛蝻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

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氏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
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月日所書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
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為褒
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
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
秋螽冬蟧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
於郎夏師及齊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時而勞兵於
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子來朝九月入
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
如楚九月公至如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
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

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郟
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
以見明日乃葬之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
以見魯人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於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
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
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
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畧者亦有前目而後凡
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
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
再書人已而書吳子於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翬柔鄭宛詹始也
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

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
曹莒無大夫於後則曹莒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
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
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
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
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爵弱也會於
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
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
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
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
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
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

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
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
為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
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而
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春秋論三稗編

呂大圭

或曰子謂春秋不日以月名稱爵號為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

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絜而曰衛侯
 之光絜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
 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
 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
 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第
 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第所能措其辭哉非聖能不與此
 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為春秋之達例孰為聖人之特筆而後可
 觀春秋矣抑愚嘗深考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
 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
 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序君臣內齊而
 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

夷夏書陳黃衛繫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新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
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
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為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
非攝矣傳止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
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舉之弑
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揜齊無知陳
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
曰盜正賊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
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
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
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
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著公子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爵號，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名義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為春秋？

論三傳稗編

呂大圭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皆盡束三傳獨抱遺
 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
 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見曾見國史故熟於事而理不同明
 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謬二者合而觀之可也
 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
 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
 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
 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
 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
 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
 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

真五教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東駁駁薦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
 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剪其
 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曷爾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攘於蔡
 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其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
 侵蔡則曰為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
 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
 紀年達達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也
 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
 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
 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
 為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
 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

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
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畧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
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深辨之也公羊論桓
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
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
也穀梁論世子蒯瞶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其不尊王父也
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
所以啟後世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
於晉陽以叛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
臣子有據邑以叛以逐君側之小人為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
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
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

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為合於反經之權後世則
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
知道妄為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
尊父子相夷兄弟為仇為人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地而矯制以
行事國家易姓而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
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為害甚者
不由於叙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為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
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而說之謬者若如何休公羊之
失既以畧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
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
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王以為始
點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為之說曰春秋變
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
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子之枝葉者未必不斯言啟之公羊曰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為
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有
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
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
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
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純臣之義春秋
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
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日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
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日記災也而休則曰先

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凡如地震山崩星
雷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之應
其不合者必強為之說春秋記災異初不說其應若是之瑣碎磔
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
寧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寧未詳蓋譏之也而何
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寧穀梁之忠臣何休
公羊之罪人也

世變論 稗編

呂大圭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
 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云孔子述史
 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
 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
 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詞曰汝多修扞我於
 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
 無復事矣卽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
 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進取之意聖人於是絕望矣由
 是而上則為西周由是而下則為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
 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猶有時勝負也蓋至於
 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為兩伯矣入春

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試
 其君齊自是為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
 三家而魯君如贅疣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
 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
 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偏方下國
 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
 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為春
 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為戰國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
 所以終也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
 有僖所謂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
 十三年會於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於幽於是合天下而聽於一
 邦矣合天下而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二年城

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國攘夷狄之權皆
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
之春秋多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
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
王迹之熄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
橫中國而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
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有能嗣文之業
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
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
公之元年而競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
於甲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會
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鄆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

見而後諸侯無主盟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
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
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猶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
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著於經矣
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字也於後則有生而名字矣始
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於後則
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
夫竊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據大臣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
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溯之自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
之傳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
鑑者託始於韓魏趙之為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
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

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真工七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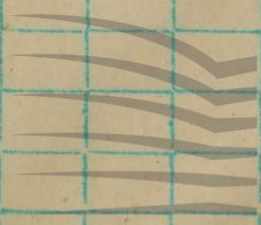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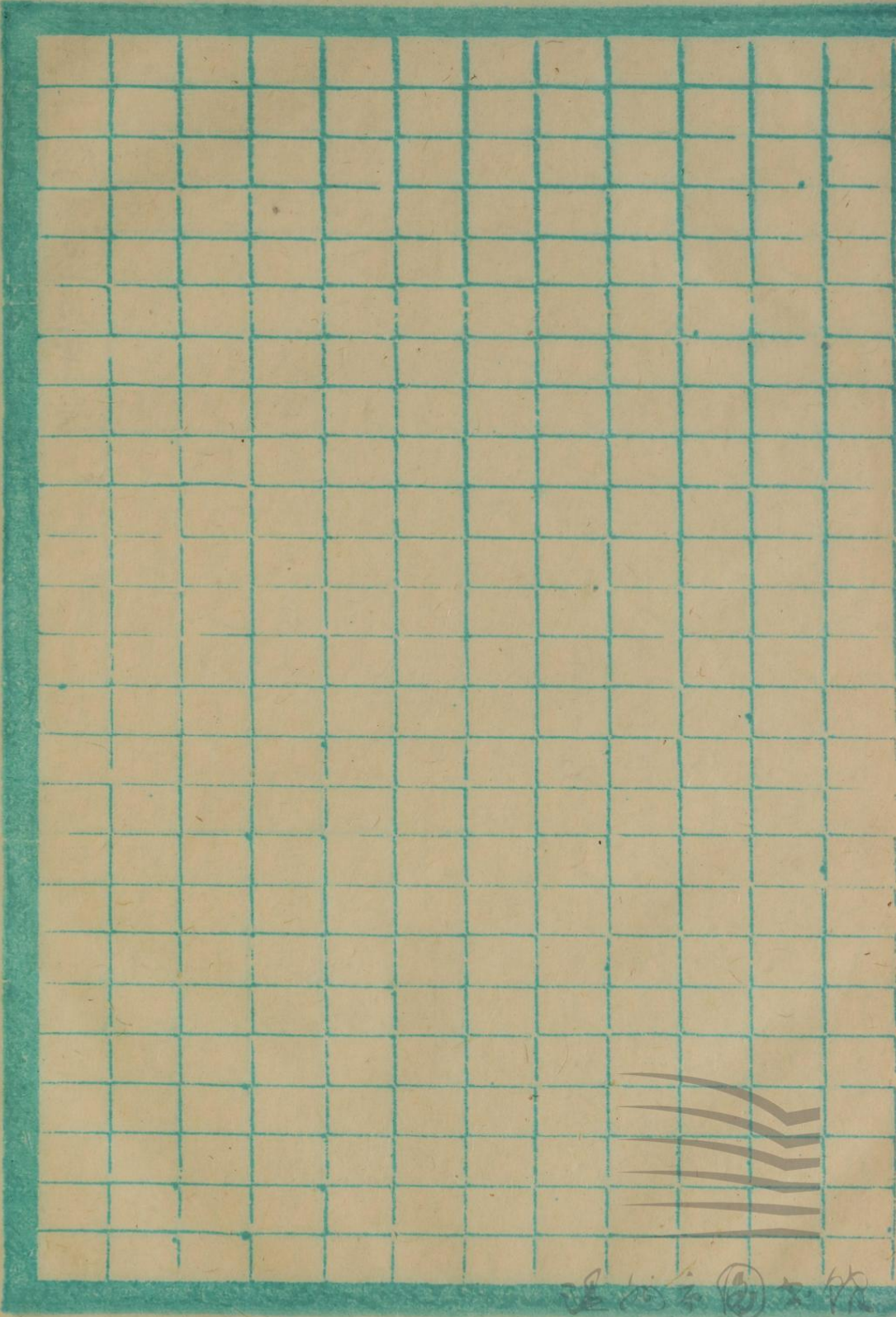
并工七比之類

溫州府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慎
江
文
行

浙江圖書館
藏書
卷之
第
一
冊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166